



乌蒙山回旋战：绝境中勇闯胜途

■王冬

●1936年11月，毛泽东谈及红二方面军长征胜利时说：“二、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，不要说敌人，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，硬是转出来了嘛！出贵州，过乌江，我们付出了大代价，二、六军团打了巧，就没有吃亏。你们一万人，走过来还是一万人，没有蚀本，是个了不起的奇迹，是一个大经验，要总结，要大家学。”

战斗简介

乌蒙山回旋战，是红二、红六军团离开鄂湘川黔根据地转入流动作战后，在最危险处境考验下，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一战。当时，红一方面军已经长征到达陕甘苏区，红四方面军正南下川康地区，红二、红六军团成了长江以南——中国南部红色根据地最重要的柱石。一心要“剿灭”红军主力的蒋介石，于1936年2月调集国民党中央军、川军、滇军，企图围歼在贵州黔（西）大（定）毕（节）开辟新根据地的红二、红六军团。面对国民党军5个纵队约120个团的四面合围，只有1万人的红二、红六军团于2月27日撤离毕节，进入黔滇交界的乌蒙山区。这里山高谷深，气候恶劣，人烟稀少，有“天无三日晴，地无三里平，人无三分银”之说。至3月下旬，红军共在此辗转回旋1个月时间，在敌阵之中穿插转战1000余里，三进查奢、三入云南，忽东忽西、边走边打，灵活用兵、巧妙突围，最终胜利进入黔西南盘县、亦资孔地区，成功打破国民党军“围歼”计划，成为“长征中指挥艺术的又一次神来之笔”。

讲评析理

回顾分析乌蒙山战斗历程，回旋战取得胜利主要有以下因素：

党在红军中的坚强领导。红二、红六军团会师之前，由于王明“左”倾教条主义的干扰和影响，党的领导受到严重削弱，甚至解散了党团组织，取消了政治机关。到黔东以后，逐步恢复了党组织，恢复了政治机关。两个军团会师后，为了加强红二军团党的工作，任弼时和贺龙决定，红六军团政治部归属于红二军团，把

红六军团政工干部方理明、袁任远、余秋里等调到红二军团分别担任师、团政委，还调出大批政工干部到红二军团做政治工作。红二军团全面开展党、团员登记和组织恢复工作，发展新党员，重建党支部、党小组，恢复和健全了各级政治机关，红二军团精神面貌焕然一新。红六军团又重新组建政治部，调整和健全了党的工作体系。转战乌蒙山后，对部队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，号召大家以最坚强的意志去战胜困难，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，提高了部队凝聚力、战斗力，为后来的战斗胜利奠定了基础。

正确坚定的战略判断和决心。“善战者，求之于势。”善于观大势、谋大事，历来是赢得斗争的先决条件。红二、红六军团在撤离毕节地区时，着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新形势，在坚持于长江南岸活动的原则下，提出转战黔滇边争取创建新根据地的政治任务，给全体指战员树立起明确而具体的奋斗目标。针对国民党军“四面合围”，3月2日野马川会议决定，部队继续西进，然后寻机南行，进入南北盘江之间地区建立新根据地。然而3月4日，当部队到达妈姑、回水塘地区时，面临的形势与预料的情况截然不同，南进道路被切断。红二、红六军团果断改向西北前进，于6日进至云南彝良县奎香镇地区，8日突然由奎香南返，在威宁以北的以则河伏击国民党军后，又迅速返回奎香。接着，先北后东直奔镇雄而去……面对异常复杂严峻的敌情变化，军团领导始终保持“乱云飞渡仍从容”的战略定力，在生死考验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、临变不惊，围绕战略决心审时度势，随机应变，采取敌进我进、灵活机动的战术，率领部队大踏步运动，终于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，保存和发展了自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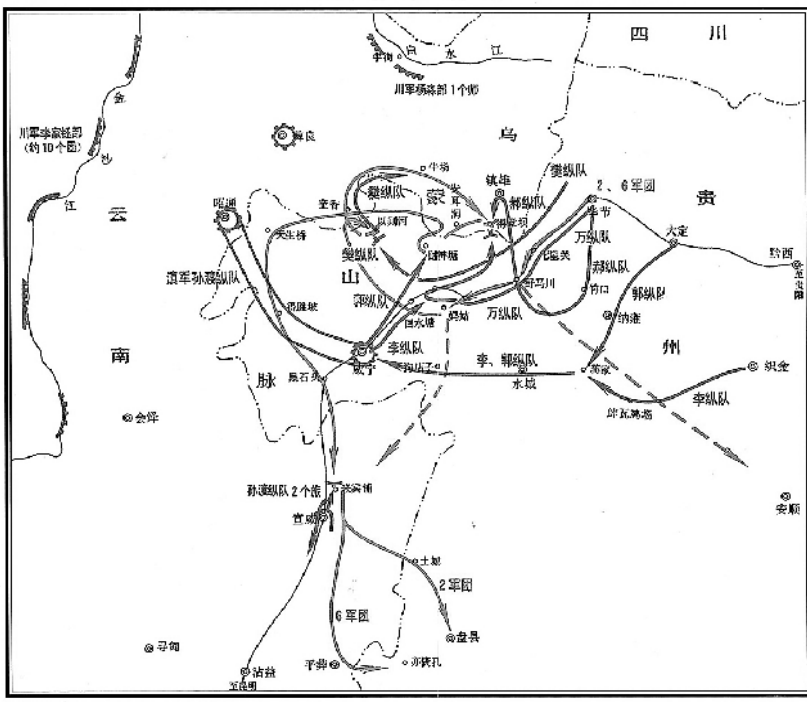
不放弃一切有利条件下的战斗原

则。毛泽东在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中论述运动战时指出：“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走”“一切的‘走’都是为着‘打’……都是建立在‘打’的一个基本上。”可以说，妥善处理好“打”与“走”的关系，就是坚持斗争过程与斗争实效相统一的原则。在乌蒙山回旋战中，军团总指挥部要求部队在转移中，必须坚决地战斗，可采取声东击西，迷惑、疲困和调动敌人，使红军掌握主动，造成疲敌我利的局面后，再进行坚决的突击。要求在行进中除特殊情况外，不应放松取得大小胜利的斗争；在达到预定地域之前，应求得在运动中取得有利战斗的胜利，以消灭敌人之有生力量，并力求连续战斗胜利，挫敌缓进或待援，以赢得时间休整补充和开展群众工作凝聚力量，准备粉碎敌人新的进攻。行动中，红军指战员在运动中营造主动，创造并抓住战机，经以则河伏击战、得章坝伏击战、来宾铺战斗等大小战斗，打乱了敌人的部署，拖垮、打怕了围堵之敌，为部队赢得宝贵的休整和补充时间，终于3月28日进至南北盘江之间的盘县、亦资孔地区，胜利结束乌蒙山回旋战。

及时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。面对艰苦异常的斗争局面，军团指挥部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，强调要靠政治思想教育和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，提高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，鼓舞士气。注重实施不间断的政治动员和宣传鼓动，及时交代当前情况，解释行动性质，做到让大家心中有数，战斗越激烈，环境越艰苦，政治工作就越深入活跃。广泛开展群众性思想互助和体力互助活动，对新补充到部队的战士，专门印发巩固工作文件，制定提高军事技术突击运动计划，加强对新战士的帮助。坚持做好群众工作，严格执行民族政策，积极地扩大和宣传红军，得到当地少数民族和老百姓的支持帮助，使得红军能够得到最低限度的给养补充，以保持部队的基本生活和机动能力。党员、干部以身作则、任劳任怨，吃苦在前，冲锋在前。第11团政委黄文榜、第12团团团长钟子廷、第50团政委段兴寿等壮烈牺牲，第18团政委余秋里左臂负重伤，拖着断臂走完长征才截肢，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不朽的壮美华章。

（作者单位：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史史研究中心）

乌蒙山回旋战要图



群策集

战争、战役和战斗都是武装力量之间进行的对抗，除力量规模和指挥级别等表面上的区别外，在关注重点、基本职能和制胜机理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，决定了战争不是放大的战役、战役不是放大的战斗。战略设计、战役设计和战术设计上下衔接、左右贯通、有机配套，是发挥作战设计引领战争、推动备战、服务打赢作用的关键所在。当前，战略层面作战理念层出不穷，战术层面创新探索轰轰烈烈，但战役层转化固化相对缓慢的现象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。纠正这一现象，需要解决战略战术设计“两头热”、战役设计“中间冷”的问题，推动作战设计整体协调发展。

坚持战略设计统领。战争是在大范围内基于安全威胁进行的大规模作战。判断安全威胁、确立战略目标、创新作战样式、制定战略构想是战争设计的关键。战略设计居于作战设计的顶层位置，统领并指导战役战斗设计。从胜负标准角度看，战争胜利以达成政治目的为标准，受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；战役战斗胜利以“打赢”为标志，主要靠“硬实力”说话。从相互影响角度看，战争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，战役战斗胜利支撑战争胜利，但不能必然导致战争制胜。战争目的的实现既取决于战略目标是否正确，还取决于战役战术上是否正确贯彻战略意图。解放战争进行到1948年秋时，国民党军队已被分割为五个部分，党中央针对当时的战略形势，制定了“分期、分批、就地歼灭蒋介石集团，不要让他们靠拢、集中，加速解放战争进程”的战略构想。这一战略构想，统领了“三大战役”的宏观筹划。首战辽沈战役的胜利使全国的军事形势出现新的转折，从此，解放军首次在兵力数量方面超越了国民党军队。

突出战役设计规划。同战争一样，战役是在较大范围内基于作战任务进行的较大规模作战。分解战略目标，并把战略目标转化为战役指导、战役任务、战役路径、战役部署是战役设计的关键。战役设计居于作战设计的中间位置，对上有效贯彻战略意图、对下指导战术设计。解放战争时期，华东野战军成功实施的孟良崮战役，围绕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，共设计了7个战斗。其中歼灭整编第74师的战斗是整个战役中的重点战斗，围绕这一重点战斗又设计了6个阻援、牵制战斗。这6个阻援、牵制战斗的目的是紧紧围绕如何保障歼灭第74师这一战斗目的实现而确定的。相反，美军在越南战争中“打赢了几乎所有的战斗，但却输掉了整个战争”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少战役统筹设计，战斗行动各自为战，没有围绕同一目标展开。不同战役设计形成不同作战方法，并可能导致不同的作战结果。在解放战争中，同样是解放长春、天津、北平等大城市，但作战方式方法截然不同。辽沈战役首取锦州，就地歼灭卫立煌集团，实现“关门打狗”，就是典型的例子。

细化战术设计安排。战斗作为战役的组成部分，是在较小范围内基于能力进行的较小规模作战。战术设计居于作战设计的底层位置，任务是按照战役设计的方法路径具体筹划作战行动，主要是对行动目的、力量编组、行动方法、指挥保障和协同措施等作出具体安排。伊拉克战争中，美英联军围绕攻占巴格达、推翻萨达姆政权这一目标，设计了“南北夹击”战法，并设计了火力行动、兵力行动、信息作战等多个具体作战行动，这些行动支撑了“南北夹击”战法的有效实施，推动了作战目的的顺利实现。战斗对战役具有支撑作用。塔山阻击战、黑山阻击战，作为辽沈战役中的关键之战，为夺取战役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信息化条件下作战，战争样式变化层出不穷，战略战役战术界限日趋模糊，作战设计更应着眼作战任务和环境资源约束，强调整体性和层次性的统一，把握战略战役战术的本质特征，突出不同层次作战设计的重点，战略层面全局统筹，战役层面分解转化，战术层面细化完善，总体上搞好衔接配合，确保作战设计的作用得到有效发挥。

作战设计须防『两头热、中间冷』

■高玮

多一些“克勤小物”

■张杰 谭志伟

挑灯看剑

晚清重臣曾国藩在给其弟曾国荃的信中写道：“治军总须脚踏实地，克勤小物，乃可日起而有功。”天下事，大处着眼，细处着手。对新时代练兵备战而言，同样需要这种勤勉笃行于好每件小事、精益求精抓好每个小节的可贵精神。

涵养“克勤小物”的务实作风。练兵备战没有捷径可走，“百尺之梯，基于平地；千丈之帛，一尺一寸之所积也；万石之钟，一铢一两之所累也”。当前，全军上下从实战需要出发，从难从严训练，练兵备战热情高涨，训风演风考风明显好转。但不可否认，圆于延续多年的训练方法和指导思想，部分指挥员缺乏战场思维、细节意识，仍然存在练为看、练为考、练为演的错误观念，操演化、队列化等不实作风尚未完全消除，极大削弱了部队实战化训练质效。训练开虚花，打仗尝苦果。要想练就“真本领”，必须坚持“实”字当头，立起实战实训规范，从严治训、以战领训，严格区分各层次各专业人员训练要求，考核标准，确保训练内容不虚、标准不降。只有打实、硬碰硬，才能把形成实战能力的关键要素和基础工程练全面练扎实练牢固。

磨砺“克勤小物”的吃苦精神。北宋名著《梦溪笔谈》记述了磁州“百炼钢”的过程，历经“五炼”“九

炼”“卅炼”“七十二炼”至“百炼”，连续烧锻百余次，每次打磨都必须一丝不苟，严苛严谨。能战方能止战，苦练才出精兵。毛主席指出：“锻炼部队，一靠打仗，二靠平时训练。”战备训练是在平时时期锤炼牺牲奉献血性的主要途径，应切实以实战为背景，精武强能、砺胆提气，把练技术、练战术、练作风结合起来，加大在严寒酷暑、风沙雨雪等恶劣气候条件和高原、荒漠、丛林、海岛等生疏复杂地形打部队的频次时长，在难局险局危局中祛除骄娇二气、消除和平积弊，锤炼官兵“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”的战斗精神。

厚植“克勤小物”的精细思维。“导弹司令”杨业功生前常对部属说：“差不多是差多少？差一丝一毫都不行！必须绝对精确！”现代战争日趋智能化，任务分工越来越精细，能力要求越来越精准，从一兵一卒、一枪一弹，千军万马、舰机火炮，各作战要素、操作诸元之间环环相扣，互为条件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稍有不慎往往会产生“马掌效应”，影响整个作战全局。简单的事做精致就不简单，实战化训练的目的在于追求训练高质量，训精武艺、练出精品。我们应紧盯“细”字抓训练，细化责任，细化分工，细化目标，细化标准。每个人都要立足本职岗位，秉持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，在练指挥、练战术、练技能上潜心钻研，把“手中活”练成“必杀技”，努力实现从合格到优秀再到卓越的跨越。

提高电子对抗融入联合的水平

■刘国军 谈何易

观点争鸣

电子对抗作为现代战争中夺取制信息权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，在未来体系作战中扮演着“当先锋、打头阵、贯全程”的关键角色。但必须看到，其发挥作用的首要前提是融入联合作战体系，核心目的是倍增联合作战效能。在当前联合作战体系重塑的大背景下，电子对抗力量应抢抓机遇，主动作为，进一步在思想观念、组训模式、作战运用等方面有所转变、有所突破，从而全面、快速地融入联合作战体系。

变“充当配角”为“担任主角”，解决思想观念不太适应的问题

当前，加速推动电子对抗力量融入联合作战体系，首先应进一步破除思想观念的局限。从外部看，虽然各级建立了一些共识，但有的认识还不到位。从内部看，电子对抗力量缺乏融入联合的自觉性，存在“等、靠、要”等被动意识。当务之急是破除这些惯性思维，达成联合先“联脑”的深刻共识。

抢抓机遇，找准定位。电子对抗作为新型作战力量的典型代表，融入联合作战体系既是一种挑战，更是难得的机遇。应牢固树立时不我待的紧迫感，抢占先机，率先起步，化技术、人才等优

势为重要推手，在认清形势中找准定位，在探索研究中把握规律，在破除疑虑中重塑形象，努力当好融入联合的排头兵和急先锋。

主动作为，谋求升华。电子对抗力量在融入联合作战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、产生更深影响，就应积极主动作为，补足联合素养短板，补齐联合知识缺口，不断夯实融入联合训练的基础，实现“由配角改当主角、由需要变成依赖”的升华。

敢于亮剑，凸显地位。众所周知，电子对抗是战斗力的倍增器，是名副其实的作战力量。因此，在实兵对抗演习中要敢于亮剑，敢于在不同环境、与不同对手展开“背靠背”的实兵实仗对抗，通过扰乱敌指挥协同、破坏敌整体联动、瓦解敌作战体系来凸显电子对抗应有的地位和作用。

变“闭门造车”为“借力蓄势”，解决融入路径不够清晰的问题

长期以来，电子对抗部队的实战化训练与其他主战军（兵）种交叉、融合不够，导致官兵联合素养整体不够高。因而，必须敢于破除自成体系的传统训练模式，积极探索融入联合训练体系的方式路径，全面推开“三五”组训模式。

互借优势补短板。着眼提高电子对抗部队与合成部队之间的专业水平，充

分交叉融合人员、装备等优势资源，采取“互派融合、互相研学”的方式，广泛开展“合成学对抗、对抗学合成、共同促提高”活动，重点学习干扰与抗干扰基本原理，各类主战装备战术性能，以及信息系统组网方式、运用原则等基本理论，以达到相互取长补短的目的。

互设环境试效能。电子对抗部队为合成部队训练设置不同程度的复杂电磁环境，合成部队为电子对抗训练提供各类目标信号，重点抓好有效作用距离、多种抗干扰方式运用、最佳组网模式选择等内容的试验，旨在摸清装备效能底数。

互为对手实战抗。以联合作战为背景，以合成行动为载体，建成制系统组织电子对抗部队与合成部队展开实兵实装对抗训练。训练内容上，重点突出多维电子侦察与隐蔽机动集结等课题；组织方法上，采取合成搭台、电磁对抗、分段训练、全程检验等方法；环境构建上，采取实际构建、模拟替代的方式，构建与预定作战地域相近似的战场电磁环境。

变“单打独斗”为“联合制胜”，解决作战运用不够合拍的问题

众所周知，电子对抗力量是一把双刃剑。用得不好，是战斗力倍增器，不合拍，反而会成为“绊脚石”。未来联合作战中，电子对抗力量应牢固树立全局观念，在时空、频域和行动上始终做到

与联合作战主要方向、主战力量、主体行动同频共振，紧密衔接，决不能我行我素，单打独斗。

时空上精确掌控。始终树立精确的时空观，特别应加强与火力打击的时空协调，力争减少有限时空内的相互制约与影响。时间上，应严格遵守协同约定，善于在千钧一发之际抓住电子进攻有利时机，合理控制电子干扰持续时间，并尽量把电磁辐射时间控制在完成任务的最低限度。空间上，应充分考虑地形、天候、道路等因素，严格控制电子对抗力量活动范围，精心选择电子进攻路线。

频域上统一管控。频域是电子对抗的主战场，也是特殊战场。空域上的“误伤”可能只是几个人或几台装备，而频域上的“误伤”则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作战行动的失败。应健全电磁频谱管理使用法规，做到有法可依；建立战场电磁频谱综合数据库，做到心中有数，以确保己方电磁领域安全有序。

行动上自主调控。应强化全局观和效益观，根据战场实际自主调控电子对抗行动规模、强度和节奏。具体来讲，就是变“分散用”为“集中用”，突出主要方向、重点目标和关键时节，将优势电子对抗力量有机结合、集中使用，做到强强联手，形成整体威力；变“粗放用”为“精确用”，实时掌握战场电磁动态，强化精确量化计算，有效统筹电子对抗力量，实现动态按需施扰，软硬精准攻击。

（作者单位：国防科技大学）